

台田但付然字小還返鄉



一之物讀衆群
作 歌 也 爲
行印店書衆大總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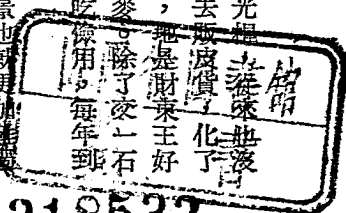


富得榮還鄉

一

張家口有一個苦力，名叫富得榮。他的老家在察哈爾蔚縣桃花堡。參當了一輩子光棍，去年他化了一塊白洋買了富得榮，那工夫他還祇八歲。回到桃花堡以後，富得榮跟着參養種地，他是財東王好善家的，是二十五畝平坡地，另外自己還有三畝地。一年祇熬一季，能打兩石五的蕎麥。除了交一石二的租子，自己祇剩下一石三了，兩口人那裏能糊得住口！一年到頭，吃糠嚥菜，省吃儉用。每年到了春起，還免不了餓肚子。

自打日本鬼子佔了察哈爾，也就佔了蔚縣城，佔了桃花堡，村裏安下了砲樓。光景也就更加難過了，單是捐，就把人們熬煎乾了：戶口捐、自衛團捐、牲口捐、照像捐……另外，一畝地還得掏八塊錢銀子。砲樓上的鬼子和偽軍，每天向村裏要麵，要肉、要女人……逢年逢節，還得要節禮，村裏辦公的，還要撥些油水，這些化消，都記在村公所的賬上，款子按地畝平均攤派，不管好地賴地，一畝頂一畝，全歸種地的出，財東地主分文不掏，總說起來是窮人背了大興！真好比是冰雹下在莊稼地裏，一片一片的倒，苦人們誰能招架得住？賣地的賣地，賣房的賣房，沒房沒地的，連妻女也賣了！真是說不盡的傷慘，道不盡淒涼！



218532

二

民國三十一年臘月裏，快過年的工夫，富得榮的家裏一粒糧食也沒有了！連炕上鋪着的騾毛氈也賣了，只剩下了兩口鍋；一口是作飯的，一口是熬菜的。爹說：『連吃食也沒有了，還要兩口鍋作甚？』這樣，就把熬菜的那口鍋也賣了，置了六斗幾升蕎麥麵。

有一天早起，財東王好善的狗腿『爛鼻子閻王』，格肢窩裏夾了一本賬本，來到富得榮的家裏，父子兩人，不由得心驚肉跳！『瘟神上門，那會降福？』趕忙三步并作兩步，迎上前去，裝出笑容說道：

『稀罕！稀罕！上炕吧！上炕吧！』

爛鼻子斜着眼珠子，瞭了瞭炕上的幾張蓆片，站着不動彈，也不哼聲。

富得榮一看眼色不對，就問道：

『有甚作的，你老人家吩咐吧！』

爛鼻子答道：

『無事不登三寶殿，咱們辦公的哪有閒工夫？你家也不是不知道；咱村裏今年要「酬神」，本該派你家三升麵，知道你手下不便，少出一點，掬升半吧！』

父子兩個聽了這話，不覺冷了半截！趕忙哀求：

『你老人家不是不知道咱這個光景，前幾天才賣了一口鍋，置了六斗幾升蕎麥麵，那裏還有餘糧

？求求你老人家賞個臉，饒了這一次吧……」

「什麼？饒了這一次？你要明白，村裏比你家窮的有的是，要是都像你們那樣不要臉，我問你咱村裏還打算酬神不？咱是辦公的，凡事都得公事公辦，要是你們硬不給，咱們砲樓上見，誰有閒工夫和你們窮嚕嗦！」爛鼻子手裏拿着賬本，一邊說着，一邊拍着自己的屁股。

富得榮又氣又恨，不小心說了一句嫌氣話，那知話剛出口，就把爛鼻子惹火了，把手指差一點兒觸到富得榮的鼻子上，狠狠的說：

「姓富的！你別把我這好心腸當成了驢肝肺！」話還沒說完，扭頭就走，攔也攔不住，急的富得榮的爹雙手發抖，對富得榮說：

『都是你這灰鬼給惹的禍，我看你還想活下去不？』

富得榮並不言語，像遭了雷霹的大樹，『吨』！的一聲，躺在炕上了。

過了幾天，也不見爛鼻子來要麵，父子兩人，心裏反倒有些不安起來。小年夜的晚上，爛鼻子又來了，說是東家有吩咐，叫趕緊就去。富得榮的爹，知道事情不好，禁不住心跳，硬着頭皮跑到王好善的家裡。

王好善正躺在炕上抽洋煙，瞧了瞧富得榮的爹，並不答理，祇顧睜着眼睛吞煙。富得榮的爹真是坐立不安，兩手有點抖索，恨不得讓天塌下來，把自己砸成爛麵，死了算了！那股子歪氣，真是受不住！

楞了好半天，王好善伸了伸大腿，打了個呵欠，有氣沒氣的說道：

『你清楚你欠下多少租子了？』

富得榮的爹抓了抓頭皮，勉強裝着老笑臉說道：

『不多了吧！』

『你打算怎麼料理呢？』

『看來年大秋吧！』

『你想想，要是我的夥計都像你那樣，我吃什麼？』

『東家！我實在沒辦法，我種了你二十二年的地，就是這幾年沒交够租子。不是有意和你老人家爲難，實在是沒有辦法，老骨頭再也熬不出油來了！』

『噫！噫！我不像旁的東家那樣心狠；我一見苦人就心疼！我也是沒辦法，全家十幾號人，都是能吃不能動的。咱們老弟兄們的時運太不濟了！呵！真是沒辦法……』王好善說着，又是搖頭，又是嘆氣，又是打呵欠。

王好善放下了煙槍，上身靠到被窩上，順手在炕棹上拉過算盤，翻開賬本，撥拉了幾下，說道：『連年前的算上，一共是欠下二石穀麥，沒開錯吧？我不是一個不講理的人，也不能硬叫你拿出來。你不是有三畝地和一所房子嗎？頂了租子算了，一筆勾銷，一賬兩清，多算一個少算一個，我也不計較了。你種我的二十五畝地，明年我想自己種了，再覓上半塊長活，湊和，湊和，免得看着一家老小受餓！好在你家得榮，年紀也大了，一個後生，好歹作點營生，也能够養活你了！』

富得榮的爹聽了這一番話，真好比是，臘月裡喝涼水冷到心尖尖！眼前一陣烏黑，差一點沒倒

下。瞪着一對老眼，索落落的掛下了二行淚珠珠。王好善慢吞吞的走到他的面前，右手搭在他的肩膀頭上，也低倒了頭。富得榮的爹眼淚愈流愈多，來不及用手去揩，說道：

『東家！前幾天爛鼻子到我家裏去派麵，我家得榮年青，火氣大，說了一句嫌氣話，你千萬不要見怪，城老爺犯不着生小鬼的氣，派我的三升麵，我回去就送來！』

王好善聽了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『你真是說的，我那裏會跟娃娃家一般呢！我的心眼不像大海，也不會像針眼孔那樣小呀！後生家脾氣暴躁一點，那又算什麼？好在村裡酬神打鼓，也是爲了衆人，派來的麵是供饗爺爺的，又不是給我的，你不要多心！』

王好善睜着眼睛，接着說道：

『我收你的地，也是沒辦法，你也不用難過，你實在遭難的話，咱們還可以商量着辦！』

富得榮的爹答道：

『你老人家待我好，我是一輩子也忘不了！』

第二天早起，富得榮擔着一付洋鐵桶，到井上去打水。井口正緊挨着村裏一個破鞋外號叫『搗蒜臼』的大門。爛鼻子，一邊扣着鈕扣，鼠頭鼠腦的正從大門裏出來，見了富得榮，就站住了，問道：

『富得榮你怎麼還打水呀？』

富得榮不待理他，祇用鼻子哼了一聲。

爛鼻子一步衝到富得榮的面前。一把拉住了扁擔，說道：

『早下了你家的地了，你還有臉來打水？你懂不懂規矩？下了地：地裏的柴火是一根也不讓採

的，井裏的水是一口也不讓喝的！」

把富得榮氣的嘴唇皮都發白了，咬緊牙關大聲罵道：

『你這灰鬼！你倒是像個人似的，你去撒泡尿照照，看你還能活幾天？我今天打不了這井裏的水，就不算是爹娘養活的！』說着，就去絞轆轤，那裏知道爛鼻子却冷不防衝了過來，一手就搶走了一隻洋鐵桶，一脚就把洋鐵桶碰了個爛！一邊還大聲罵道：

『叫你狗入的打水！叫你狗入的打水！』

富得榮拿起扁擔就追，爛鼻子拔腳就逃，比兔子還溜的快，一面跑，一面還吆喝：

『造了反了！造了反了！』

當天，天快摸黑的工夫，王好善、爛鼻子、另外還有幾個打雜的，到了富得榮的家裏，通知富得榮的爹，趕緊把房子騰出來，明天就有旁的夥計搬進來住，父子兩個苦苦哀求，也沒有用。臨走還攆走了做飯的鍋，說是村裏酬神要作豆腐，暫時借去用用。

地也沒了，房也沒了！鍋也沒有了！連擔水的勺也給碰爛了！父子兩個，我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真好比是熱鍋上的螞蟻，走頭無路，還沒合上眼，東方却已經發白了。

天才亮，王好善家裏又派人三番兩次的來催，讓趕緊搬走；父子兩個到處托人求饒，還是沒有結果。

父子兩個把一條破被，一張羊皮，捲成了一個小鋪蓋捲，身上一拷，就向村外走來，一想到從此就要離開自己的家鄉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，真是說不出的傷心！

出了村口，正走到自己的地頭邊上，富得榮的爹，再也走不動了，就在轎上坐了下來，三九的天氣，西風一陣比一陣刮的緊，光身穿着一條單薄的棉衣，那能抵擋得住？不覺全身抽搐，兩人不言不語，搭下了頭，鼻子裏老是流着清水鼻涕。

正在這時候，忽見村裏氣沖沖的走來幾個人，爲首的一個，不是旁人，正是爛鼻子，見了富得榮父子兩人，回頭對着背後的幾個人，悄悄的說道：

『沒有走掉！沒有走掉！』

走到前面，爛鼻子大聲說道：

『富老漢！你不是對咱東家說，三升酬神的麵今天就給嗎？怎麼連一句話也沒留下，就偷跑了？』

父子兩人並不理他。

爛鼻子上前推富得榮爹的肩膀，大聲嚷道：

『喂！聽見了沒有？』

富得榮聽了，不由得火上心來，把鋪蓋捲回地上一扔，說道：

『就剩下這了，你看着辦吧！』

爛鼻子一聲不響，拾起了鋪蓋捲，說道：

『好！這才像條漢子呢！』說着，就拾起了鋪蓋捲，回到村裏去了。

快吃黑夜飯的工夫了，空中飛過幾隻老鴉『哇！哇！』的叫了幾聲。天色變得很昏暗，像是快要

下雪了。

富得榮說：「爹！咱們走吧！」

富得榮的爹，嘆了一口長氣：「唉！走？走到那裏去呢？」說着還是不動彈，還是掛倒了頭。

三

民國三十二年的正月裏，富得榮和他的爹，到了張家口，當了苦力。

苦力的生活是很苦的；幹一天活，配給兩斤米麵，高糧米，發了霉的小米，紅薯麵，也沒甚正經糧食，另外還有八塊錢，一個月恰好够買一對鞋。黑夜住在山坡跟前的一個蓆棚裡。

那工夫正好是四九天氣，在泥裡水裡攪了一天，鞋子襪子都凍在一塊了，硬梆梆的。早晨起來連蓆棚子的門，也給凍住了。

每天做活回來，天氣已經黑的伸手不見五指，也不點燈，就希里麻糊的熬一頓小米粥。累的連鞋子也顧不得脫，一躺就『呼呀，呼呀，』的睡熟了。

吃又吃不飽，凍又凍得要死，活兒又不輕，時常還要遭到日本鬼子漢奸警察的打罵；把一批苦人折磨的：臉盤蠟黃，身子骨兒都像用稻草紮的。特別是填不飽肚子，這比什麼也遭難。苦人們常說一句話，叫做：『苦人都是大肚子，受得住氣，受不住飢！』

這種洋罪，連年青力壯的後生家都難招架，富得榮的爹，已經是六七十歲的人了，那裡能够經得起這折磨！到了民國三十三年的一月裏，得了一場紅白痢。那工夫，張家口正下了一場幾年來也是少

見的大雪：有七八寸厚，人在上面一走，踏得更瓷實了，凍的結結實實，整條整條的馬路，光滑滑的變成了溜冰場。不小心摔倒了，連一起來都不容易。市面上冷清清的，連買賣家也差一點兒上了門。日本人命令家家戶戶，男女老幼，一齊出來掃雪。這那裏是件容易的事情！動鎬動鋤，開騰半天，凍着的積雪還沒掃光，雪却又給下上了，凍上了。有錢人家就覓苦力來幹這營生。

時多臘月，苦力正發愁沒處找活，碰到這個機會，富得榮的爹那裏肯輕意放過？帶着病，支撐着就在馬路上掃起雪來，也好掙個吃嚼。那裏知道，紅白痢這種病，最怕的是受凍；僅僅幹了三天，再也受不住了，成天躺在蘆棚裏打『哼哼』，連口米湯也不想喝了。

富得榮每天還得出去做活，也沒法照顧。有一個在一塊兒住的苦力，名叫安年年的。看着過意不去，就對富得榮說：

『看你爹爹的病老是這樣呆下去，可不是一個事兒，總得想個什麼法兒才好；我看還不如去住幾天店，有一個熱炕暖和，暖和，敢許病就會好起來！』

富得榮說：『我也早想那麼着是好，就是……唉！』

安年年早看出他的心事來了，知道他手邊短錢，就說：

『我這裏有五十塊錢，你先拿去用，住一宿店，約摸有十五塊錢敢許就够了！』

富得榮呆了好半天，沒伸手。

安年年說：『拿着吧！咱們出門人，誰也保不住有個頭痛腦熱的，朋友們幫幫忙，算不得什麼！』

富得榮接了錢，心裏好不難受，他想：朋友看着比弟兄還親哩；以前常聽爹說：『苦人沒人親，祇有苦人向苦人。』這倒是實理哩！

富得榮把爹背到上堡的興隆店裏。開頭，掌櫃的不樂意留病人住店，說好說歹的磨姑了半天，幸虧開店的也是蔚縣人，總算看鄉親的面上留下了。

在店裏住了幾天，爹的病也不見有轉機，反倒愈來愈重，屎一把尿一把的連炕都不能下了，掌櫃的一個勁兒老叨叨，開頭倒還沒說甚，祇是臉色不好看一點，後來就給了話了：

『客人！我不是不給面子，實在也是沒辦法，你家老人來小店住了還不到五天，就弄得滿屋子是臭味兒，你也不請先生來瞧瞧，客人們也不敢來住店了！硬攆你走，也不好看，咱們總算是鄉親，『瞎貓捉死雞——碰對付了』！你別見怪，我說一句不好聽的話，你老人家萬一有個三長兩短，我這店還做買賣不？』

富得榮一聽，覺得掌櫃的話也對，就說：

『我不是有意給你找麻煩，逢是苦人都是有良心的！實在到了快壞事的工夫，怎麼也不連累你，請你放心好了！』

又過了兩三天，眼看爹的病勢快不行了，掌櫃的成天也是打雞罵狗的體性！富得榮像是有一把針針扎着心窩，真是難受得不行！

爹一連三天沒進一口米湯，問他想吃什麼，他總是搖頭。有一次，忽然想吃點掛麵。富得榮就出去借錢，轉遊了一天，也找不到一個熟人。後來找到了苦力頭王麻子，知道他手邊千頭八百還是有

的，借他三頭幾十的大約還是給面子。那知道王麻子翻臉不認人，反倒訴了半天苦，只給了兩個高梁窩窩，臨走還說了一套客氣話：

『早想去瞧瞧你爹的病，這幾天實在沒工夫，真是對不起……』

把富得榮氣的胸口像塞上了個棉花團子，連氣都透不過來，扭頭就走。還聽見王麻子在對自己說：

『……你總得想法子給你爹請個先生瞧瞧才好呀！不吃付藥，病那裏好得了呢……』

後來還是找到了安年年，把情由一說，安年年說道：

『好兄弟！你怎麼不早說呢？走！走！』就拉着富得榮，跑到一個他本家開的雜貨舖裏，賒了兩枝掛麵，就跟着富得榮到店裏去。

天氣已經黃昏了，才走到明德大街街口，祇見興隆店裏的一個夥計，慌慌張張滿頭大汗，見了富得榮，就像貓見了老鼠似的撲了過來，大聲嚷道：

『你：你躲到那裏去了？快走！快走！』二話沒說，拉着就跑，還沒走到店門口，老遠就聽見掌櫃的在罵大街：『我早叫他走，他老是要臉的賴在這裏，這回可給這狗入的惹下禍了……』

進了店門，掌櫃的趕忙奔了過來，說道：

『做做好事吧！』車已經到了站了！你看怎麼辦吧！』

富得榮見了這光景，全身一震，差一點兒骨頭架子都要散了，掛麵撒了一地。爹已經死了！

四

富得榮自從爹死了以後，日子過得更沒味道了；老呆在張家口，也總有一天會像爹那樣死掉的；回家吧，回去幹什麼？地給奪了，房子給奪了……富得榮整夜整夜的想：熬到什麼工夫才能出頭呢？才能報仇雪恨呢？他常聽見旁的苦力們唱『坐宮』：『我好比籠中鳥，有翅難展，我好比……』一聽那戲詞，就好像是在唱自己似的。

民國三十四年八月裏，有一宿黑夜，安年年跑來悄悄地對富得榮說：

『……外邊有人說日本快不行了！八路軍快來呵，好兄弟！這可有了望頭了！』

富得榮還是第一次聽說『八路軍』這三個字，就趕忙問道：

『八路軍是誰的隊伍呵？來了咱們苦人也有份嗎？』

安年年道：『我也不底細，有人說八路軍是苦人的隊伍，八路軍到了那裏，那裏的苦人們就有了活頭了，山裏邊可多着哩；離張家口不遠就有！』

富得榮想：要是真的話，那就好了。

過了幾天，遠遠地聽見正北方的大砲響了，打得可緊哩！

火車站上擠滿了人，白天黑夜，日本人一批一批的往正南方逃跑。

在清河橋上，看見一個做買賣的日本人，喝得爛醉，一面哭一面嚷：『大大的太君，壞了壞了的！』『死啦，活啦』的喊了大半天。後來給日本的憲兵用棍子攆跑了！

富得榮想：也許敢是日本真的不行了；心裏反倒「撲通，撲通，」亂跳。

又過了幾天，砲聲更緊了，人們到處亂竄，說是八路軍的便衣隊已經進了口了！

苦力們也沒有活幹了，到處亂竄，誰也找不着誰。

富得榮也是成天在街上轉遊，走到明德大街，前面來了一個日本人：手裏提着一個又沈又大的包裹，肩上背着一只大皮箱，胳膊窩裏夾了一只皮包……亂七八糟一大堆。一面走着，一面喘氣。見了富得榮，就招了招手，說道：

『苦力！苦力！包裹你的上肩，火車站的開路！』

富得榮揹上包裹就走，走得很快。日本人跟在背後一個勁兒吆喝：『慢慢的！慢慢的！』富得榮不理他，反倒走得更加快了，走到三叉路口，回頭一看，把「日本」拉得好遠；追也追不上了，富得榮拐了個灣，撒腿就跑，一口氣兒跑到自己的蓆棚子裡。一坐下來，心裡還是「撲通！撲通！」的亂跳！遠遠的，聽見火車叫喚：嗚！嗚！嗚……富得榮想：好了！火車快開走啦！趕緊把包裹拆開了一條縫，用手指頭挖了挖，看見裡面紅的、綠的、軟的、硬的……心口裏撲通！撲通！的跳起來。他又趕緊把包裹放好了，上面蓋了些草和破爛，躺在上面，閉住了眼睛，臉孔紅堂堂的，像喝醉了酒……

八月二十五日黑夜，從東山坡那裡衝進了一支隊伍，八路軍真的進了口了！

第二天，大街小巷，家家戶戶，門上都插上了國旗；連一點點的小平房門前也插上了。有的旗子像是早就準備好了的，嶄嶄新；有的旗子是臨時做的；紅布上黏上塊藍布，在藍布上黏上白團圓，也算是一面旗子……什麼樣的也有！

八路軍穿着草綠色的軍裝，一批一批的，排着隊在街上走；也有三三兩兩的，不穿軍裝的，苦人打扮：粗布衫褲，頭上蒙着白毛巾，揹着飯包，有揹着槍的，也有沒槍的，有人說那是「老八路」。隊伍在街上走過，市民們在一個挨一個的站在兩旁，手裡拿着小國旗，一個勁兒吆喚：

『八路軍萬歲！』

『張家口解放萬歲！』

裝子彈的軍用卡車，一輛接一輛的飛跑着，車頭上都插着一面彩色的小旗。上面寫着：『八路軍汽車大隊。』

買賣家都開着半扇門，小夥計們袖着手，站在門外看熱鬧。

又過了幾天，富得榮才找見了安年年，安年年說：

『走！住洋樓去吧！』

富得榮摸不清是怎麼回事，忙問道：『八路軍許可咱們住嗎？』安年年笑道：『怎麼會不許可呢？早和他們說好了！』

兩人跑到福合街一號，那原先是日本人的什麼事務所，樓上樓下都已經住滿人了：有擺小攤的、有瓦匠、也有不少原先在一塊兒做活的苦力……有好些人全都變闊了，綢子棉被，羊毛毯，還有帶手鐲的。人們有出進很熱鬧，祇見他們一包一包的往裏運東西，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運來的。

富得榮也就住下了。

當天晚上，來了兩個穿便衣的八路軍工作員，人們一見，不覺手忙腳亂，有的趕忙去藏東西，藏

來藏去，沒個合適的地勢，祇好拿被單毯子什麼的，遮蓋一下，自己坐在上面，就不動了。也有人趕忙給工作人員送上紙煙，也有人趕忙劃火柴，也有人趕忙提上茶壺準備沏茶。

工作人員說：

『別忙！別忙！不要客氣，我們是救濟委員會的，馬上就要到別處去！』

安年年說：

『我們都是窮人，都是給人家做苦工的！』

工作人員問道：

『你們這裏有多少人？都在這裡吧！明天早晨到怡安街救濟委員會去領救濟費：一人一千八百塊錢，半袋麵。』

工作人員問長問短的問了一會兒，就走了。也沒有抽煙，也沒喝茶。

工作人員走了以後，苦人們你看我我看你的呆了好一會兒。

有些人高興的跳了起來。搖着同伴的肩膀：『到底是咱們自己的人呀！』

也有人說：『我道是來檢查的，你看我這一攤檢來的「洋落」給檢查走了，那不是嚙吧唱二黃——白費勁嗎！』

這一宿晚上，洋樓上非常烘火，說說笑笑，鬧個不休。工作人員的背包、蒙頭的白毛巾、鞋上拴着的帶子、「沾不沾」的關南口音，都成了話題了，一直扯到夜深。

第二天，苦力們從救濟委員會裡，每人領到了一千八百塊錢和半袋洋麵。

富得榮、安年年……他們五六個苦力，黑夜回來，割了幾斤羊肉，大葱……合夥做了一頓餃子，還打了四斤多酒。吃得滿嘴是油；七八年來這還是第一次！有幾個人吃得摸不下腰了，躺在幾隻歪腿缺胳膊的破沙發裡，抽着聯寶煙，喝着濃茶。在五十枝燭的電燈光下，臉孔都是紅堂堂的。有說有笑，也唱京戲，也唱小調……煞是歡樂。

安年年對富得榮說：

「兄弟！你還記得嗎？修這座洋樓的工夫，有我，有你，還有你爹，都在這裏打雜工，那一次你尿急了，在和泥的坑裡撒一泡，還被日本人給了兩個「塞比干」……噫！噫！想不到今天也輪到咱們來住洋樓了！」

富得榮一提舊事，就低倒了頭。

安年年也看透了這事，就過去攔着富得榮的肩膀說：「兄弟！你怎麼啦？你又想起舊的來了嗎？啊！你家老人遲死半年就好了！」

「……兄弟！你別傷心啦！報仇雪恨的日子到啦！」

富得榮拾了拾頭說：

「大哥！我不傷心！我痛快！我爹……」說着，眼睛又濕了！

五

市上拉洋車的、修機器的、開火車的、磨麵的……都立起團體來了，苦力們也成立了苦力工會。

牌子就掛在洋樓門前。

從此，富得榮也變得活潑了。工資長到一天邊幣四百元。半月光景，身邊也有點積蓄了。

區工會裡，三天兩頭的召集大家開會，區工會的趙主任，給大家講話，聽說他也是苦力出身，在上海織過十來年的綢子，他說：

「……窮人們要翻身，還得自己動手，祇要咱們窮人一條心，團結起來，組織起來，咱們就有力氣！那怕壞傢伙多麼厲害，咱們也不愁打倒他！孫猴子七十二變，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！」

「過去，什麼人欺侮過咱們，現在統統可以說出來，大夥兒起來和他算賬！有冤報冤，有仇報仇！弟兄們！幹吧！」

這些話，富得榮句句都記在心裡了。

二區南市場，當敵人在的工夫，一切擺小攤的，耍手藝的……都得入敵人的「露天公會」，沒「許可」，就不準營業，這個繳金，那個捐款……那批敵人的狗腿子們，張口就罵，動手就打，你敢說個不字，就請到警察所裏去坐坐，灌灌辣椒水，坐坐老虎橙……有一個狗腿子，叫吳翻譯的，更是混蛋；大白天強姦良家婦女……有一個賣×的老太婆，名叫楊丕腳的勾結敵人漢奸，專做「皮條」生意，受害的良家婦女，真是多的數不清？

老百姓們就到政府裏去告了這些壞蛋們，那知才投了狀子，那些壞蛋們，聽見風聲，就都躲起來了；冤家找不着對頭，真是乾着急！

不到七天的工夫，那些壞蛋們又給捉住了不少！你道是怎麼捉住的？說來也並不稀奇；老百姓人

多眼多，一提那些壞蛋，誰不咬牙切齒，除非那些壞蛋長翅膀；不然就休想逃脫！那些壞蛋一露頭，誰見了就馬上上去，一邊一個人，胳膊一夾，二話沒說就請到政府裏去走一趟！這些壞蛋都是老百姓自己一個一個捉住歸案的。

一天，就在七十間房的廣場上，開了一個大會，叫做「控訴復仇大會」。

到會的，那真是人山人海，連四面的牆頭上，都坐滿了人，作小買賣的擔着擔子，提上籃……前來趕會，兩旁擺的密密層層。

當工人自衛隊牽着幾個囚犯，向會場走來，全場群眾高舉拳頭，大聲吶喊，喊什麼的也有。有人拾起地上狗屎，就向那些囚犯臉上擡去，摔得滿臉是屎！

受過害的人都上台控訴，最使人注意的是曾經被吳翻譯姦污過的一個婦道也上了台，手裏拿着一根棒子，就向吳翻譯的臉上擡去！打一句，問一句：

『你想不到也會有今天的吧？』

『……怎麼不動了呢？你的威風那裏去了？……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忽然，一個披頭散髮的老太婆，從會場外邊奔來，直向台上奔去，一上台慌張了半天，猛的走到一個囚犯的面前，一把就摀住了他的耳朵，號啕大哭，咬着牙齒罵道：

『啊！你……你這畜生！你，你，你把我害得好苦啊……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台上台下，釀成一片，聲音大的好比飛機扔炸彈。

富得榮夾在人群裏邊，滿頭大汗，跟着衆人，高舉拳頭，一起使勁吶喊，差一點兒把嗓子喊啞了。

正在這工夫，忽見東角上的人群裏，一陣騷動，撲開了架了！

會場上所有的人都跟着幌動起來；富得榮抬起了頭向前擠了幾步。看見一個穿着制服的警察，被幾個苦人攔住了胸脯，攔成了一團，推來推去。

那警察說道：

『我是八路軍，你憑什麼打我！』

『放屁！你配當八路軍？你是漢奸！』

『你當我不認識你，燒成灰也認出你這狗頭來了』

『我真的……我真的是八路軍！不信你們問去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

全場熙熙攘攘，亂成一團。

台上的主席弄的莫名其妙，連忙嚷道：

『有話上台來說！有話上台來說！』

人們跟着亂喊：

『上台去！』

『上台去！』『上台去！』

『上台說！』『台上……』

『上台去！』

人群中間，很快的就讓出一條路來，一直通到主席台跟前，幾個苦人就把那警察擰到台上。忽然，全場變的鴉雀無聲。

主席說：『是怎麼回事兒？你說說。』

那警察忙搶着說：『我是派出所的八路軍，他們無理打我！』

那幾個苦人，急的說不出話來，氣喘了半天，才說道：『……他！他呵，從前鬼子在的工夫呵，他就替鬼子當狗腿！把咱們窮人算是欺侮够了！……他！他把我七十二歲的老娘，一……一……一脚踢在小肚子上……噯！噯！……』那苦人哭不出聲了。

警察說：『梁同志！你別聽這些窮人瞎叨叨，他造謠，他破壞八路軍的名譽！』

主席就指着警察問大家：

『有人認識他嗎？』

人群裏就有好幾處同時有人喊起來：

『認識他！』

『認識他！』

『認識他！』

『他沒收過我值一千塊錢的膠皮！』一個皮匠說。

『他打過我的耳刮！』一個苦力說。

『他踢翻過我的小攤！』一個賣煙捲兒的說。

『他昨天到我家裏去，借檢查戶口爲名，拿走了我的收音機，還說這是軍用品，要沒收。他假借八路軍的名義，招搖撞騙，欺壓民衆……』一個身穿大褂，頭戴禮帽的人說。

『他……』

『他……』

主席擺了擺手，大聲的說道：

『各位鄉親！各位同志！他是我們派出所裏的一個警察，前天才參加的，我們沒有發現他是一個壞蛋，所以收了他。剛才聽了大家的反映，他確實是一個壞蛋，八路軍根本不要這種壞蛋！』欠債還錢，殺人償命。』民主政府也決不寬大這種壞蛋！大家還有什麼人受過他的害的，都可以上台來說……』

主席的話還沒有說完，台下就又喊起口號來：

『擁護民主政府！』

『擁護爲民除害的八路軍！』

接着就有人喊道：

『把這壞蛋捆起來！』

馬上全場都喊道：

『把這壞蛋捆起來！』

有幾個人拿了繩就動手去捆。

富得榮忽然覺得有些不合適，前擠了幾步，喊道：

『主席！主席！我有一個意見，把他穿的那身八路軍衣服脫下來，不能給這灰鬼穿這八路軍衣服！八路軍裏就沒有這號壞蛋！別沾離了這衣服！』

全場馬上都贊成。

主席接受了衆人的意見。

人們就剝掉了那壞蛋的衣服，捆得結結實實，和旁的囚犯放在一起。
全場掀起了一陣像暴雨一樣的掌聲。

.....

這個會一直就開了四個鐘頭接着就遊街：人們高舉着「控訴復仇大會」的大旗，囚犯們的臉上，被衆人用糞便畫成鬼怪的樣子，脊梁上插滿了小旗旗。工人武裝自衛隊拿着槍，上着刺刀，走在兩旁前面打着鑼鼓，後邊跟着一大群人，一面走，一面喊口號。

富得榮跟着遊行的隊伍，整整轉遊了半個張家口。黑夜回來，心裏老是盤算着：什麼時候，桃花堡裏也那麼幹一下才痛快，翻來覆去，到半夜也沒合上眼。

晚上做了一個夢，夢見自己和村裏一群苦人，好像爹也在裏邊，每人都拿着一根飯碗粗的大棍子，追着王好善、爛鼻子……那群灰鬼，一面追，一面打，一面喊口號。

六

富得榮到處打問家鄉的消息，問誰，誰也不知道。

有一天，在沙河灘上，碰見了一個原先在桃花堡村裡開雜貨舖的老漢，名叫梁瑣子，兩人相見，分外親熱，就在一家小飯舖裏喝了幾盅酒，邊喝邊談，才知道：前幾個月，八路軍已經到了桃花堡了。村裏的苦人，和張家口一樣，也立了一個什麼會，叫做農民會。正在和王好善、爛鼻子……這群灰鬼算賬！

富得榮聽了好不歡喜，幾年來的仇恨，總算是到了頭了！就決定馬上還鄉。

先買了一口棺木，收拾了爹的屍骨。在沙河灘上買了一把鋤，準備回去把地收回來以後，明年好好養種地。

安年年聽說富得榮要回家，心裡又歡喜又難受；歡喜的是：看到自己的夥伴熬見了出頭的日子；難受的是：多年在一塊受苦受難的朋友，一旦分離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，總有點心酸。

在富得榮臨走的前一天晚上，安年年約了幾個平日相好的朋友，切幾斤牛肉，一斤炒蠶豆，打了壺酒，給富得榮送行，說說笑笑，一直到了深夜，不覺朦朧睡。

安年年忽然拉着富得榮的手，啼哭起來。富得榮問道：

『大哥！你怎麼啦？你捨不得我嗎？』

安年人道：

『兄弟！不是別的，是你回家，我也想起我自己的老家來了！這些話我也沒有對你說過：我的家是在西包頭，家裏還有一個瞎了眼的娘，一個十二歲的小閨女。我也是跟你一樣，給財東地主擄跑了的……本想日本投降，就可以回家，那知道又給傳作義這灰鬼佔了！回去還不是死路一條……』

旁的幾個苦力聽了也很難受。

富得榮說道：

『大哥！你別傷心了，你沒聽區工會的老趙說過嗎？祇要咱們窮人一條心，永遠跟着共產黨……』

總有一天，咱們的家鄉，全都會和張家口一樣，咱們全都會翻身的！』

這時候，三星已經偏西，爐子裏的炭火，正燒得通紅。

一九四六·一·二〇，在張家口。

富得榮還鄉

定價

大連市天津街一三三號

中外書籍 大衆書店 發行

電話 { 2-7842 } 號
 { 2-6885 }

賣貨單 (現金)

書名 富得榮還鄉

定價 ~~多~~



218639